

2008 ZHONGGUO NIANDU ZHONGPIAN XIAOSHUO

2008中国年度

中篇小说^上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 王安忆《骄傲的皮匠》
马秋芬《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
李 辉《寻找王金叶》
叶广岑《盗御马》
祁又一《失踪女》
叶 舟《羊群入城》
海 飞《像老子一样生活》
甘铁生《干枯的蓝色妖姬》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上下卷)/《小说选刊》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407-4492-2

I.2… II.①小…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9850号

2008中国年度中篇小说(上下卷)

选编者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明 章勤璐 秦灵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杜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邮购 0773-3896171

传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46.25

字数 843千字

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4492-2

定价 59.8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编者的话

对于中国，甚至对于世界来说，2008年绝对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份。

突如其来的寒流，将飞舞的雪花变成了冰冷的锁链，锁住了原本春意盎然的南中国，然而，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执着、坚韧，甚至倔强的中国人民，硬是以自己对幸福的不懈追求，冲破这封锁，度过了一个寒冷而又温暖的春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国人民刚刚从冰天雪地中拔出脚来，满怀激情，满怀梦想，满怀祝福，在五大洲传递象征和平的奥运火炬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肆无忌惮地阻挠奥运火炬传递。关键时刻，又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青春的中国青年（海外留学生是其主力军），用自己的勇敢、智慧、包容，挫败了这一阻挠中国走向世界的图谋，使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光辉灿烂，照亮全球。

巨大的灾难突袭而来——“5·12汶川大地震”震裂了四川，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家园被毁，生命遇险，生灵涂炭。原本祥和的汶川大地满目创伤。在这紧要关头，又是英雄的中国人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以人类史上最无私的行为，竖起了一面爱的大纛，于哀歌缭绕中唱响了一曲生命的最强音……

从灾难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对世界的承诺，沉默而又坚定地继续筹办起北京奥运会来。时间开始了——2008年8月，在这个热情似火的季节，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汇聚北京，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主旋律中，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在艰难中奋起、在开放中发展的伟大时刻。

2008，既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也是一个众志成城的年份；既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挑战的年份，也是一个饱蕴动力和希望的年份；既是一个争论和质疑激荡的年份，也是一个共识与和解在碰撞中逐渐达成的年份……

2008，绝对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而非一个喑哑的年份。

毋庸讳言，这样的浩然正气，这样的温暖多情，这样的坚忍不拔，正是多年来中国文学所致力于孕育并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这一情感在2008年的集中爆发，

也必将久远地滋润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沛然之气中，前进着的中国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中国的前进，并在凝聚民族魂魄、丰富民族情感的过程中磨练着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我刊始终坚持的“现实关照，人文情怀，独特视角，中国气派”的办刊理念，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潜在而深刻的发展。这一切，在《中国年度中篇小说》和《中国年度短篇小说》中都有鲜明体现，我们自信不会让您失望！选本将使您拥有一张“中国小说地形图”，使您在高峰情感体验中深入浅出地了解今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概况，而且，如果您拥有我刊以前编选的各期选本的话，那您就更有福了，因为您拥有了一本“流动的中国文学史”。

《小说选刊》编辑部

2008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编者的话	《小说选刊》编辑部 (1)
------------	---------------

上 卷

葵花引	王 松 (1)
买车简史	阿 成 (24)
纸 醉	鲁 敏 (57)
惶 恐	钱国丹 (95)
骄傲的皮匠	王安忆 (123)
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	马秋芬 (154)
扑 克	凡一平 (182)
湖洼地	杨少衡 (223)
国家订单	王十月 (263)
寻找王金叶	李 辉 (297)
盗御马	叶广苓 (324)

下 卷

大 战	央歌儿 (357)
万物生长	罗伟章 (394)
最慢的是活着	乔 叶 (436)
篮 球	晓 剑 (479)
像老子一样生活	海 飞 (504)
失踪女	祁又一 (526)

羊群入城	叶 舟 (585)
复 辟	陈昌平 (629)
干枯的蓝色妖姬	甘铁生 (665)
曹翠芬的一条大河	尹学芸 (696)
附 录	(725)

葵 花 引

王 松^①

1

陈晨问我，一个人尿尿时喷射的远近是由什么决定的。他说，他当然是指男人。我听了感到很奇怪，不知他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想了一下告诉他，这件事很复杂，它应该涉及流体力学、生物工程学以及生理解剖学等诸多方面，是一个跨学科多层面的综合性问题。我说，从流体力学角度讲，首先应该与压力有关，也就是说，液体喷射距离的远近应该与所受压力成正比，压力越大，距离越远。反之亦然。但是倘若换一个角度，从生物工程学的意义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应该与喷射器具的长度有关，即长度越长，距离越远，由此说明这个距离又应与喷射器具的长度成正比。而如果再换一个角度，从生理解剖学的意义研究就更复杂了，它几乎要涉及内科外科胸科肾科以及泌尿科等各个方面，甚至能写一本很厚的医学专著。

我和陈晨是在电话里说这番话的。我这样说过之后他就沉默了。电话里只传来啦啦的声音，不知他在吸烟还是在呼吸。这样沉了一阵，他忽然说，他很想当面跟我聊一聊。

我稍稍迟疑了一下，只好说好吧，你来吧。

陈晨来找我时神情很阴郁，不像是研究喷射问题的样子。他告诉我，不久前

① 王 松 1956年出生。原籍北京。天津师大数学系毕业。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发表小说三百余万字，作品曾多次获奖。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刚刚发生了一件事。他为此深陷其中，甚至连工作也丢了。我知道陈晨是在一家颇具规模的外贸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叫“蓝深”，专做粮油食品的进出口贸易，与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往来。陈晨说就在前不久的一天上午，他们公司的老总突然把他叫去办公室，说有一件很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他。公司老总说，法国的华益公司来了几个商务代表，让他负责接待一下。陈晨听了起初并没当一回事。这家“华益”公司他是知道的，这是一家华人企业，专门生产食用油，最近正与蓝深公司洽谈，准备合作开发一个新项目。但让陈晨不明白的是，这样一个很平常的商务接待，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公司老总似乎看出他在想什么，立刻说，这次接待的确很特殊，它直接关系到后面的项目是否能谈成。蓝深公司与华益公司的这个合作项目是一项系统工程，第一步要先选定一片合适的农田，大约几公顷，每年种植向日葵，第二步再由双方投资兴建一座现代化的榨油厂，用葵花籽生产食用油和生物柴油，然后再将这些油产品返销到欧洲市场。这对于双方自然都很有吸引力。公司老总对陈晨说，华益公司的董事长路秋矢先生这一次也来到中国，说要亲自去实地考察。这个路秋矢董事长陈晨也早有耳闻，据说他是在中国长大，十几岁才去法国读大学，后来又读硕士，再后来就不知怎么拥有了这样一家企业。也正因如此，公司老总说，这位路董事长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这一次所带的随行也都是华人，从他们提交的日程安排看，显然已经选好了考察目标……

公司老总说到这里沉了一下，问，你知道，他们选的是哪里吗？

陈晨想了想，当然想不出这个路董事长会选择哪里。

清水塘，公司老总说，是清水塘，你没有想到吧？

陈晨听了先是愣一下，然后问，哪个……清水塘？

公司老总说，清水塘还有几个，当然就是你当年插队的那个清水塘。所以，公司老总又说，这一次就看你的了，你对那里的情况应该再熟悉不过，可一定要陪好他们啊。

公司老总这样说罢，又冲他微微笑一下。

陈晨说，他突然发现老总笑得有些暧昧。

2

陈晨插队比我早，他去的那个清水塘是在宝宁县，距这座城市只有一百多公里。但据说却是一个很古怪的地方。那里在一片大洼深处，周围距哪条公路都很远，每到春秋雨季，道路泥泞得连牲畜大车都无法行走，因此也就很闭塞。但是

这几年修了公路，清水塘竟一下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是通往东三省的必经之地。也正因如此，陈晨告诉我，那里也渐渐繁华起来。大概是由于水好的缘故，清水塘的女人都很漂亮，于是就有人在那里投资搞起娱乐业，每到周末，竟也有城里的有钱人开着车去那里消费。所以，陈晨对我说，他从一开始就有些搞不懂，这个华益公司的路董事长为什么要把这一次的考察目标选在清水塘。

他说，他甚至怀疑，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些不纯。

陈晨特意安排了一辆性能很好的“三菱”越野吉普车。他是在一天早晨开着车去酒店接路秋矢一行的。当时路秋矢几个人都已下来，正等在酒店门口的大厅里。让陈晨有些意外的是，这几个人竟然清一色穿的都是猎装，脚下是鹿皮靴，而且每人的身后都背了一个很大的背囊，看上去不像要去考察农田，倒像是要去打猎。陈晨朝他们走过来时，一个身穿深色猎装的中年男人好像正在说着什么，逗得另几个人都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这几个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那种长年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身上都有一股漫不经心的神气。他们笑得旁若无人，声音也有些发尖，很像是通俗歌星那种“小真声儿”的唱法，听上去既酣畅又有些夸张。

这时其中的一个光头余兴未消地对身穿深色猎装的中年男人说，再说一个，再说一个吧！穿深色猎装的男人不动声色地想了想，说好吧，那就再说一个。他先用力咳一声，然后说，那就再说一个弯头协会的吧。他一讲完，那几个人立刻又都哈哈大笑起来。

陈晨当然明白这个人所说的弯头是指什么，心里立刻有些反感，酒店大厅毕竟是公共场所，在这样的地方公然讲这种粗俗得甚至有些下流的笑话不仅很失身份，也有伤风化。这时他又观察了一下这个穿深色猎装的中年男人。他约莫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看上去皮肤保养得很好，几乎没有一丝褶皱，鼻梁上架一副浅色的克罗斯秀郎眼镜。陈晨知道这种品牌的眼镜是产自法国，价格相当昂贵。忽然，他盯住这个中年男人的脸很认真地看了一下，又看了一下。陈晨告诉我，在生活中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当你见到一个人，说不出为什么就会感觉似曾相识。他在记忆中搜寻着，却怎么也想不出究竟是在哪里见过这个人，还是他长得像某一个人？

这时这个中年男人也发现了陈晨，就走过来问，是陈先生？

陈晨立刻冲他点了点头，说是。

中年男人一笑说，他叫路秋矢。

光头凑过来，正色说，他是F1。

F1？

陈晨没听懂，不知F1是什么意思。

哦，是指一种规格。路秋矢一本正经地解释，然后又指指这个光头男人说，他是F2。接着又指了指站在旁边的一个龅牙和一个矮胖子说，还有他，F3，他旁边的是F4。

规格……什么规格？

陈晨仍然没有听懂。

路秋矢与光头F2对视了一下，又看了看自己身旁长着一对龅牙的F3和矮胖子F4，大家就又一起大笑起来。陈晨被他们笑得越发摸不着头脑，心里顿时有些不满。他毕竟已是接近五十的人，而这个路秋矢和他的几个随行看上去都最多不过四十出头，他觉得就算他们是公司的客人，初次见面就这样肆无忌惮地跟自己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也有些太过分了。

陈晨对我说，如果倒退三十年他在清水塘插队的时候，哪怕是倒退二十年，他也决不会允许这几个人在自己面前这样放肆，他就是豁出不要这份工作，也得让他们明白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但是，他说，岁月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五十岁的性情和二十多岁时相比已经判若云泥。他当时不仅在他们面前没流露出丝毫不悦，还团起脸冲着路秋矢和F2点点头，表示自己若有所思，然后陪着也笑了一下。陈晨告诉我，他在公司里的工作就是负责接待客户，这几年已经见惯各种各样的客人。他得出的经验是，无论是哪一种性格的客人，无论属于哪种类型，都与他毫无关系，他在接待他们的过程中是否愉快也无关紧要，只要为这些客人安排好一切，陪着他们办完所有要办的事情再高兴兴地把他们送走就算是完成了任务，除此之外一切都无所谓，也没有必要去认真计较。

所以，陈晨在这个早晨又跟路秋矢确认了一下日程，就开车上路了。

3

陈晨直到把事情讲到这里，我仍然没听出这件事与喷射距离有什么关系。

陈晨说，路秋矢几个人一路上兴致很高，一直都在说说笑笑。他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原来只有那个光头F2是路秋矢的副手，而那个长着一对龅牙的F3和矮胖子F4则都是路秋矢在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他们嘻嘻哈哈地说笑了一阵就又开始喝啤酒。陈晨这时才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背囊里竟然都塞着罐装啤酒。陈晨本想提醒他们，既然他们对国内的情况比较了解，就应该知道中国的交通警察是怎么回事，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喝啤酒，否则搞得满车都是酒气，一旦被交警拦下就要有大麻烦了。但他瞥了一眼坐在旁边副驾驶座位上的路秋矢，话到嘴边却没

有说出来。他不想扫他们的兴。这时汽车已驶入宝宁县境。路秋矢忽然不再说话了，只是盯着窗外的田野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陈晨又瞄了他一眼，忽然又想到那个一直想弄明白的问题。客观地说，清水塘的土质条件和地理环境确实很适合这个项目，但这座城市的周围适合这个项目的地方还有很多，路秋矢怎么会偏偏选中清水塘呢？他在国外又是怎样知道的这个地方？但陈晨还没有开口，路秋矢却忽然转过头来。

他问陈晨，听说，你很多年前曾在清水塘插过队？

陈晨并没直接回答，一笑问，路先生也知道插队？

路秋矢的目光忽然有些奇怪，看看他，淡淡一笑。

是啊，陈晨开着车说，不过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三十年前？

准确地说是三十二年前。

你是，1975年在那里插队？

是，1978年初离开的。

路秋矢就不再说话了，似乎在心里计算着什么。

忽然，他又问，这样说你应该对清水塘很了解？

陈晨说，也不能这样说，毕竟已经过去这些年了。

这些年……你一直都没回去过吗？

我为什么要回去？

陈晨觉得路秋矢这样问有些奇怪。他想对他说，尽管他对国内的很多情况都很了解，但有些事情毕竟还不太清楚，这一次的接待任务如果不是公司老总亲自派给他，他是绝不会接的。他当年离开清水塘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但他想了想，还是没把这些话说出来。这时坐在后面的光头F2忽然向前伸过头来说，哎，F1，给你出一个IQ题吧。路秋矢听了似乎漫不经心，头也不回地说，你能出什么IQ题。

光头F2笑着说，我刚才已给他们两人说过了，他们都没猜出来。

好吧，路秋矢说，你说吧。

光头F2先清了一下喉咙，然后正色说，有一个男人在树底下洗澡，树上蹲着一只猴子一直在看，可是它越看越奇怪，越看越奇怪，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向这男人问了一句话，问，这只猴子向这个男人问了一句什么话，它又为什么要这样问？

陈晨知道，所谓的IQ题就是智力测验题，或者说得更时髦一点，也就是时下流行的脑筋急转弯。但他迅速地在脑子里转了一下，却怎么也想不出一个男人在

树下洗澡，蹲在树上的猴子看了为什么会感到奇怪。路秋矢一直没有说话，显然也在想着答案。这时后面的光头F2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不要猜了，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

路秋矢回头看他一眼，说好吧，你说吧。

光头F2问，我说出来，你给什么奖励？

路秋矢问，你想要什么奖励？

光头F2说，我要，先开枪。

路秋矢说，这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情况允许呢？

好吧，就归你。

陈晨一边开着车瞥他们一眼，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这时光头F2才又用力地咳一声，然后不动声色地说，一个男人在树底下洗澡，树上蹲着一只猴子在看，它越看越奇怪越看越奇怪，最后终于忍不住向这个男人问了一句话，它问的是什么呢？它问，我们猴子的尾巴都长在后面，你们人的尾巴怎么长到了前边呢？坐在后面的龅牙F3和胖子F4立刻都大笑起来，直笑得吉普车不停地打晃。

路秋矢也笑了，他想了想又问，可是，它又为什么这样问呢？

光头F2忍着笑说，这男人的弯头一定像猴儿尾巴一样长啊。

龅牙F3和胖子F4越发使劲地笑起来。

路秋矢点点头，说你这样一说我才觉出来，应该下去放水了。

路秋矢的话立刻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于是陈晨又将吉普车向前开了一段，就在一个桥头停下来。陈晨还记得，这里叫青龙湾，是青龙河入海之前通向旁边一条支流的岔口，他当年插队时，曾在这里参加过一次清淤工程。那时这条河里的水很大，鱼也很多，但现在站在河边的大堤远远望去，却已变成一片白花花的滩涂，只在河道中间蜿蜒着一条细得可怜的溪流。路秋矢和光头F2几个人跳下吉普车，朝河岸的大堤这边走来。他们的鹿皮靴底子很厚，因此也就显得很沉重，踏在大堤上立刻溅起一片干燥的尘土。来到堤岸的旁边，他们几个人站成一排，就打开裤子掏出各自的东西哗哗地放起水来。

胖子F4大声嚷嚷凭什么路秋矢喷得最远。光头说喷射距离和长度有关。胖子伸过头去看了看路秋矢端在手里的东西，又低头看看自己，立刻自卑得不再说话了。光头F2说，这种事不服气也是没用的，你不要说跟F1比，就是我们两个人，恐怕连一半都赶不上呢。

他这样说着，连旁边已将自己整理停当的路秋矢也被逗得笑起来。

路秋矢谆谆地对胖子F4说，不过长度虽不能增加，性能还是可以提高的。

陈晨直到这时才突然明白了，路秋矢刚见面时所说的“规格”是什么含义。

路秋矢这样说罢一抬头，忽然发现大堤前面的不远处有一个小院，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农家院”。他朝那边看了看回头问陈晨，这个“农家院”是什么意思。陈晨略微想了一下为他解释，说这几年国内兴起乡村旅游，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休假时都喜欢来到乡下农人的家里吃一吃农家饭，体验一下农家生活，也是一种休闲方式。所谓“农家院”也就是乡村旅馆的意思。

路秋矢问，可以吃饭？

陈晨说，也可以吃饭。

路秋矢立刻说，那咱们今天就去尝尝农家饭。

他说罢挥挥手，就朝那个农家院走去。

4

陈晨发现路秋矢是一个很随意的人。他没料到他会突然这样决定。按事先定好的行程安排并没有在这里吃午饭的内容，如果这样后面的活动就都要向后顺延。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过来。走在前面的路秋矢因为刚刚放过水显得很轻松。他两手插在裤兜里，一边走着还不时地用鹿皮靴去踢道边的野花。那些野花虽然很小却非常娇艳，被鹿皮靴这样一踢立刻就破碎着飞扬起来。小院的两扇门是虚掩的。路秋矢由于两手插在裤兜里就侧过身体横了一下，两扇院门立刻被哐地一下横开了，接着就听到里面传来稀里哗啦一阵响，大概是晾晒的什么东西被撞翻了。小院里被几棵槐树遮得绿茵茵的，窗前种满丝瓜吊瓜和架葫芦。院墙边的角落里卧着几只月白色的大鹅，看上去干净得有些晃眼。一对中年夫妇正蹲在门前的空地上收拾着一只笼屉。他们听到丁丁哐哐的门响，抬头一看突然拥进这样一群身穿奇装异服的人，一时有些不知所措。男人慢慢站起来问，你们……是要吃午饭？

路秋矢说对，要吃午饭。然后又问，有什么好吃的？

男人说农家饭么，也就是玉米面饽饽，香椿炒鹅蛋。

路秋矢又朝院里环顾一下，目光就落在那几只鹅上。

他用下巴朝那边挑了一下说，把这几只鹅杀掉吧。

男人立刻说不行，这几只鹅……是留着下蛋的。

路秋矢又朝他看一眼说，你开个价吧，一只多少钱？

男人的背已有些驼，站在路秋矢的面前越发显得瘦小。他搓着两手看看这几只鹅，又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身后的女人。女人连忙过来跟他对视一眼，好像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这时路秋矢就朝身边的光头F2伸手示意了一下。光头F2立刻从背囊里掏出一只精致的木盒。打开木盒，就取出一支木制的弹弓架来。陈晨看出这支弹弓架是用椴木做的，显然年代已经很久，木质的纹理都已有些发灰。光头F2接着又拿出一根蛋黄色的橡皮筋。这根橡皮筋是埋在滑石粉里的，因此保养得很好。它其实是两根，分别拴在一块用猪皮做的弹夹两边。路秋矢接过橡皮筋，将扣环套在弹弓架上，又拉开试了试。橡皮筋立刻发出嗡嗡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细长脖颈的白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好奇地仰起头朝这边看着。

路秋矢又对那男人说，说吧，多少钱。

男人的嘴动了动，说不卖……不能卖。

这时光头F2的手里已经拿着一只像荷包一样的皮袋。他从皮袋里掏出一颗钢珠，递给路秋矢。陈晨在一旁看到，这颗钢珠的直径大约不到两公分，而且非常的亮，在太阳底下闪着熠熠的寒光。他在心里猜测着，这种钢珠应该是某种大型轴承上使用的。路秋矢将钢珠搭在弹弓的皮扣上，然后又回头对那男人说，一百元一只？男人立刻愣了一下，又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女人，他显然没想到面前的这个客人竟然会出如此高的价钱。他身后的女人也忙不迭地点头。男人又心疼地朝那几只鹅看了一眼，嘴唇动了动抖出几个字。

好……好吧。

他的话音刚出口，只听叭的一声，路秋矢手里的弹弓就已经射出去。路秋矢拉弹弓的姿态很凶狠，身体稍稍侧向一边，左腿在前，右腿在后，看上去就像是端着一杆猎枪。这时陈晨看到，墙边的那几只大鹅大约都已完成了这一天的下蛋任务，正心安理得地梳理着各自的羽毛等待吃午饭，刚才那只细长脖颈的白鹅似乎听到了什么异常的声音，刚要转过头来朝这边看一看，突然，它的脖颈里发出咔吧一响，又微微颤动了一下，接着就像一根树枝似的折断下来，与此同时，几根细软的白色羽毛也呼地飞起来。它的头由于倒垂在胸前，身体立刻失去了平衡，于是一边扑棱着两个巨大的白色翅膀不停地在原地打转。显然，它的颈椎已被打断了。那个男人连忙过去抱起它，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的女人则比他要理智一些，朝身边看了看立刻抄起一把菜刀扑上来。她大概是想尽快解除那只大鹅的痛苦，给它一个痛快，但她举着刀在自己男人的跟前手忙脚乱地比画了一阵，却不知该从哪里下手。这时路秋矢拎着弹弓走过去。他伸手抓住那只鹅的脖子，从那男人的怀里提出来，然后只用拇指在它的颌下用力一掐，这只鹅立刻就不动了，正在乱扑的两个翅膀也无力地垂下来。胖子F4在一旁看了很惊异，低头

看看那只鹅，又抬起头看了看路秋矢。

然后，他瞪着眼问，你是……怎样掐死它的？

路秋矢把死鹅扔在地上，又用手比画了一下刚才的动作，说，喏，就这样。他一边说着就朝墙边的另几只鹅走过去。这时，这几只鹅似乎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都耷拉着翅膀趴在地上。路秋矢伸手拎起一只，用拇指在它的下颌掐了一下。这只鹅原本还想拼命挣扎，但喉咙里只发出喂儿的一声，正在用力乱蹬的两条腿立刻就慢慢地垂下去。龅牙F3也觉得好奇，走过来抓起一只鹅学着路秋矢的样子在它的颌下掐了一下，又掐了一下。但这只鹅不仅没死，反而扑腾得更凶了。龅牙F3立刻被它扑得踉踉跄跄手足无措。路秋矢却似乎一下来了兴致，他抓过这只鹅掐住它的下颌说，你们看我的手，要先这样，用拇指的指甲按住它的气管，再向下猛一用力。他一边说着扔下手里的死鹅，转身又拎起一只演示着掐了一下，接着又拎起一只……龅牙F3和胖子F4已经都看呆了，直到路秋矢掐死最后一只鹅，他们才突然一起嚷起来，说等一等，你……你也给我们留一只啊！路秋矢将这最后一只死鹅扔到地上，拍了拍两手对光头F2说，你数一数吧，看多少只，最后把钱一起算给他们。

他这样说罢，用脚踢开满地的死鹅尸体就朝屋里走去。

5

陈晨说到这里忽然问我，一个人在死后，是否真的会有灵魂？

我听了感到很意外，不知该怎样回答他这个奇怪的问题。我告诉他，法国有一个叫拉瓦锡的科学家曾经做出一个科学论断，叫物质不灭，后来又被爱因斯坦发展成为著名的能量守恒定律，如果用他们的观点来看，人的灵魂来自人的精神，而精神又是由人的心理活动产生的，很多科学实验都已证明，人在从事心理活动时确实会产生一种带有能量的生物场，如果这个生物场是物质的，那么人在死后就真的会有灵魂存在。

陈晨听了却摇摇头，说他指的不是这种灵魂。

我更加感到不解了，想不出还会有什么灵魂。

陈晨说，在陪路秋矢去考察的那个下午，他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汽车进入清水塘的地界以后，他忽然发现前面的土道上有一人。从背影看，这个人应该很年轻，身上穿的是一件很旧的制服棉袄，腰上还勒着一根麻绳。当时陈晨觉得奇怪，在这样一个初秋的季节，这个人怎么会是这种打扮？他远远看去，好像他的肩上还掬着一根什么东西，像一杆锄，又像是一根马鞭。他走路的样子轻飘

飘的，似乎踩着一缕烟雾，有时还会停下来回头朝这边看一眼，似乎是要说什么。陈晨越发感到好奇，想追上去看清楚他的脸。但令人不解的是，无论陈晨把车开得多快，这个人却总是在前面走得不紧不慢，而且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就这样快到村口时，他忽然折身朝路边的农田走去，然后就消失在一片槐树林里。陈晨把车开过来，想叫路秋矢一起去那片树林里看个究竟。但他朝身边看了看，路秋矢几个人吃过午饭一直都歪在车上睡觉。于是他就独自下车，朝这片槐树林走过来。树林里有一座红砖屋。陈晨对我说，当时他看到这间红砖屋心里陡然一沉，浑身的毛发立刻就都直竖起来。

他还记得，在这间红砖屋的下面有一座坟墓。

但他想了一想，却怎么也想不出刚才看见的那个人为什么会来这里。他慢慢走到这间红砖屋的跟前。显然，这里并没有来过人的痕迹。砖屋已经很破旧，墙壁被风吹日晒得满是褶皱，连屋顶上的荒草都已花白了。陈晨知道，曾经住在这里的人就埋在下面的坟墓里。他虽然从没见过这个人，却觉得刚才在路上看到的就是他。但是，陈晨又感觉这似乎不太可能，他既然已在这里埋了三十年，现在怎么会又从坟墓里爬出来呢？陈晨还记得，这个人叫大椿。当年他来清水塘时，刚好赶上村里人在为大椿处理后事。大椿的尸体就停放在这间红砖屋里，已经放了几天却不能下葬，据说是因为死因不明，要等县里派人来验尸。

当时让陈晨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对大椿的死都讳莫如深。

陈晨还是从村里一个叫老鱼的知青嘴里才知道了一些有关大椿的事情。据老鱼说，他和大椿曾是同学，毕业后又一起下乡来到清水塘。但大椿的性情很孤僻，平时不住集体户，一直在村外独自住在这间红砖屋里。后来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在田里干着农活就突然晕倒，村里只好让他去放牛。但是，老鱼说，也正是因为放牛才出了那一次的事情。

老鱼说这件事确实很难说清楚。

出事那天大椿去放的是一头花牝牛。所谓牝牛也就是母牛。傍晚回来时，这头牛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只是不太吃草，一直把头扎在牲口棚的角落里闷声不响。最先发现问题的是喂牲口的魏土改。魏土改同时还兼任村里的治保主任，因此警惕性很高，他发觉这头花牝牛的情绪不对，就将它的全身检查了一下。这一查果然就查出了问题。魏土改先是看到这头牝牛的尾巴上有血迹，再撩起尾巴一看，才发现底下竟然还有一些发黄的血水汩汩地流出来。魏土改立刻很认真地观察了一下，显然，这头牛的生殖系统或泌尿系统出了问题，而且很可能不是一般的问题。魏土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就去村里向何书记做了汇报。何书记听说此事立刻和魏土改一起来到牲口棚。这时这头花牝牛的问题就已开始严重